

柏夏

著

Dinü
Wujiang

帝女无疆

当红女作家柏夏

继《花神录》之后再续古典言情经典

一条布满荆棘的帝王之路 一场跨越三生三世的爱恋

绝色大神女 睥睨天下苍生 情定三届天君
盛极离恨天 傲视花神祭典 许尔三界为聘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4683



柏夏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未经中南天使授权，不得擅自制作、销售、复制或伪造本作品。中南天使保留对任何侵权采取法律措施的所有权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女无疆 / 柏夏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340-6859-1

I. ①帝… II. ①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0858 号

责任编辑 吕逸尔
文字编辑 傅笛扬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谢沈佳
特约编辑 梁洁 黄香春
执行编辑 邹学欢 刘淑花
设计制作 张鼎 田星宇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帝女无疆

Dinü Wujiang

柏夏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6859-1
定 价 3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 001

第 ㊶ 章

六欲天 / 004

第 ㊷ 章

天 劫 / 025

第 ㊸ 章

千门鬼寨 / 041

第 ㊹ 章

遇 险 / 056

第 ㊺ 章

夜明官 / 082

第 ㊻ 章

神 女 / 100

第 ㊼ 章

人 祸 / 116

第 ㊽ 章

风 族 / 150

第㊦章

天 君 / 172

第㊧章

花神祭 / 191

第㊨章

盛 宠 / 218

第㊩章

金 身 / 250

第㊪章

同欢果 / 259

第㊫章

安 胎 / 273

第㊬章

梦 魇 / 289

第㊭章

花 凋 / 309

番 外 / 321

楔子

三十三重天，离恨天最高。离恨天内，以株晟宫的晨辉殿为首，那里是天界政治权力的中心，亦是琼华帝君的住所。

晨辉殿的西面有一座宫殿，名唤月宫。

月宫里雕梁画栋，四周栽满了桂树，常年开花，微风吹过，一阵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令人陶醉。连接四处的莲盘路闪着银光，脚一踏上去，便一格接一格被点亮，与银河内的星辰交相辉映。

这月宫是副君昊月送给琼华帝君的千岁生辰的贺礼。这里每一幅浮雕的壁画都是他亲自雕刻而成，历时多年。在月宫中凭栏眺望，银河中的繁星一览无余。

然而，琼华看过月宫之后，蹙眉摇头，淡淡地说了句：“这里能住人吗？怕是养鱼都嫌小。”

因她这一句，从此之后月宫便成了一座畜牧场。这里什么物种都有，都是昊月从三界搜罗来送给琼华的宠物，有兔子、天马、烈焰鸟等，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虽然琼华嘴上对月宫甚是鄙视，但是她经常会来这里练剑、骑射，消磨时间。对此，她的说法是：“离恨天里的宫殿都是父神设计并安排人修建的，我不忍毁坏，只有在你这里我才可以肆无忌惮。”说完，她一剑横劈，远处的一排宫墙便全数倾塌。

她的力气大得惊人，还是个停不下来的性子。

昊月耐着性子，一日日修缮宫墙，而后，一日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多年后的一日，琼华捡回来的孤儿，从前只是一只小花妖的夜九正式被册封为花神，升入仙籍，位列仙班。

夜九飞升之后，她第一时间便去了月宫，当着众仙的面对昊月道：“昊月殿下，我，我喜欢你……我能不能做你的妻子？”

夜九的声音细细的，怯怯的，又带着几分期盼。

一语既出，哄笑声四起。

就连在一旁练习射箭的琼华都不禁扬起了嘴角。

真是大胆呢！

天宫之中，谁不知副君昊月独尊琼华帝君，心中惦念的也只有琼华帝君，而夜九竟敢当着琼华帝君的面向副君昊月求婚？！

三十三重天，以琼华帝君为首，她之下便是副君昊月。昊月算得上是天宫之中地位最高的男仙，喜欢他的仙子很多，像夜九这样痴心妄想的小仙子之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彼时，昊月都会笑着摇摇头，说：“谢谢。抱歉。”然后转身离去。

琼华以为今日他亦会如此，也没太放在心上。她再次从箭筒里取出一支羽箭搭在弓上，瞄准千里之外一颗闪着红光的星辰。

这一刻，众仙都因夜九的大胆举动而发笑，下一刻，昊月却向她伸出了手，对她说：“求婚本该是我做的事，怎么能让你主动？”说完，他便单膝跪地，柔声道，“花神殿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妻子，与我永远相伴相守，不离不弃？”

琼华的手一抖，羽箭“嗖”的一声离弦而去，然而射歪了，射在了月宫的牌匾之上，月宫的大门顷刻间变得粉碎。

没有人注意到琼华的失态，这一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昊月和夜九的身上。

夜九流着眼泪，将手搭在昊月的手上，一个劲地点头：“愿意，我愿意！”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刻，三十三重天上的花仿佛都是为她盛开的。

众仙纷纷上前，恭喜夜九求婚成功。

就连琼华也不例外。

她几乎瞬间就恢复如常，将弓扔给侍卫，朝昊月走去。她缓步上前，对眼前这对天造地设的璧人笑道：“恭喜。”

“谢陛下。”昊月颌首，恭敬答道。

琼华见他恭敬有加的模样，蓦地想起前一晚他跪在自己寝宫门前苦等了一整晚。她想着便又是一笑，端足了帝君的架子，对他道：“你终于有了意中人，你要好好待她，就像曾经爱我那样。”

“多谢陛下教诲，昊月知道该怎样做。”昊月嘴角扬起，露出一抹幸福的笑。

琼华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如此轻松恣意的神情。这一刻，他仿佛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收获了最圆满的幸福。

“陛下，您会给我们当证婚人的，对吗？”夜九满怀期待，兴奋得像个得了许多糖果的孩子。

“夜九，不得无礼。”昊月轻斥了一句，躬身道，“陛下，内子不懂事，请您不要见怪。”

内子？

这才一会儿工夫，他已经称她是内子了。

琼华收起僵硬的表情，微微一笑，摇头道：“夜九很可爱，也难怪你这般喜欢。”说完，她便转身离去。

当天夜里，琼华没有听到昊月的问安，整晚辗转反侧。

临到上朝，她都一直恍恍惚惚的。听得殿下的仙官说昊月告了假，带着新夫人去中部游玩了，心里便更加发堵。至于为何会这样，她又说不上来。

直到下朝后，她听两个婢女在讨论——

“副君单身这么多年，最终挑了个模样酷似陛下的，也算是一桩美事，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是啊，那花神不过是陛下的代替品，倒也让人记恨不起来。”

听到“那花神不过是陛下的代替品”这一句时，琼华的心顿时放下了。夜九和她模样有六分像，但因两人的性格、气场截然不同，她之前倒是从未往这方面想。

下午，琼华照旧去月宫练剑，她发现月宫的大门已经修好了，只不过牌匾上原先的“月宫”二字换成了“花神殿”三个字。字上的金漆明晃晃的，字迹熟悉，分明出自昊月之手，一笔一画都极其用心。

琼华走在莲盘路上，远远地看了月宫一眼便离开了。

从那以后，她再未踏足过这里。

宸辉历，三千年整。

位于三十三重天天底的清静天的小女仙瑶音，一直做一个梦。

梦中的她身穿红衣大氅，与一袭白衣的男子并肩站立。

男子及膝的黑发在月光下泛着莹莹的光泽，看上去绝美、妖异。她虽看不清他的容貌，但她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深不可测的力量。

二人站在离恨天的至高处，放眼望去，下方宫殿林立，仙气环绕。他们举手投足间默契十足，颇有几分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意味。

瑶音不知他是谁，只依稀辨出那里是天君昊月的居所，离恨天株晟宫的主殿，晨辉殿。

“这个懒女仙又在做梦了！”碧水看着床上睡得正香的瑶音气不打一处来。她顺手拿起桌上的水壶，毫不犹豫地將壶里的凉水尽数倒在瑶音的脸上。

寒意袭来，瑶音惊醒。

一觉醒来，一切都不同。没有华服美衣，没有绝色男子，自己也不在离恨天。

冰凉的茶水打湿了被褥，瑶音大怒，指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对碧水咆哮道：“你太过分了！”

碧水眼皮都没抬，转身继续整理自己的床铺。

“这才什么时辰？你就灭了暖炉，大敞着窗户，还浇了我一身凉水，究竟居心何在？”瑶音跳下床，指着碧水的鼻子斥问道。

“谁让你成天只知道做白日梦？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掂不清楚自己的斤两。我知道你把自己当成未来天后，拜托，你能不能先努力考过这次的女官考试升到六欲天去，然后再做梦呢？天君昊月从不下清静天，你不知道吗？我一看见你这副痴心妄想的模样就来气！”

“你……”瑶音被她数落得哑口无言，半晌才反应过来，冷哼道，“我的事与你何干？还有，谁说我想当天后的！”

“笑话！从前你不是日日对着天君昊月的画像流口水吗？现在又说自己不想，假不假呀？况且，三十三重天的很多女仙都想嫁给天君昊月，你敢说自己不想？”碧水边说边点

燃了一个精致的暖手炉，随后又披了件狐裘斗篷，穿戴整齐后方走了出去。

出房门前，她停下步子，回头看了瑶音一眼，笑道：“有句话叫‘明知吃不到，便说不想要’。你这种小女仙表面看上去无欲无求，暗地里却要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的把戏。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有时间在这里做白日梦，不若多修习修习，趁早升上六欲天，说不定有机会见到天君昊月的真颜。”

“管好你自己！”瑶音气得直跺脚，朝她翻了个白眼。

碧水却没再理会她，优雅地走出了房门，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走廊尽头。她的时间宝贵，不想浪费在瑶音这等闲人身上。

“你倒是关门啊！喂——”瑶音气得牙痒痒，“故意的，她绝对是故意的！”

说实话，瑶音全然不在乎修行升仙，只在乎眼下的不幸。窗外冰天雪地，冷风呼啸，她唯一可以用来取暖的就是被褥，可是……这会儿就连被褥都湿透了。

“唉！只能去大殿补觉了。”瑶音叹了口气，认命地起床。

瑶音早碧水几年拜入离笙仙人的门下，可碧水坚称自己是师姐，瑶音也不同她争辩，听话地唤她师姐。原以为她会因此照顾自己，没想到她对自己的态度愈加恶劣。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此话不假，碧水虽入门最晚，功课却最为出色，她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余的时间都在学习。

而瑶音刚好相反，她懒散堕落，自暴自弃，恨不得日日夜夜都赖在床上，做一个混吃等死的懒鬼才好。

二人可以说是同门之中的两个极端。将修为下乘的瑶音和一等门生碧水分在同一个屋檐下，离笙仙人的用意很明显。

只是三年时间过去，二人的生活还是两条平行线，并没有互相影响。碧水依旧努力上进，而瑶音照样懒惰散漫。

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碧水看瑶音越来越不顺眼，就连口头禅都变成了“你简直不配活在清静天上”。

的确，清静天是三十三重天的最底层，所有小仙子都削尖了脑袋往上爬。

除了瑶音。

在这块平凡不起眼的仙土上，她过得惬意自在，她享受这一切！

就在瑶音起身准备穿鞋的时候，雪花伴着寒风飘了进来，冻得她直哆嗦。于是，她顾不上穿鞋，趿着脚便跑过去将门窗一一关上。

她身体单薄，而且穿着单薄的睡衣，这一会儿工夫，她便冻得鼻尖通红，看上去更加柔弱了。

瑶音生得很漂亮，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给人的感觉十分可爱，灵气逼人。

她无父无母，是清静天里随处可见的梧桐树结的一颗果子，百年开花，百年结果，又过了一百年，她才幻化为人形。

彼时离笙仙人刚刚被贬下清静天，正同好友饮酒以抒发心中愁闷，就在这时，瑶音不偏不倚的恰好砸在了她的头上。

瑶音咧嘴一笑，天地仿佛都为之开怀，离笙仙人欢喜得不得了，直呼自己捡到了宝，遂翻阅古籍，为其取名为瑶音，并将其收入门下。

离笙仙人是清静天里品级最高的女仙，其他仙子见了她都得恭敬地唤她一声“上仙”。小仙子拜入她的门下，学的是治世之道，听的是警世之言，为的是有一天可以修成上仙，在那三十三重天的上三天谋得一官半职，得见天君昊月的真颜。

瑶音与她们不同，她有一个秘密在心中埋藏多年，从未对人说过。关于她的梦，碧水也只知道前半段，可以说，那是天界所有女仙共同的美梦。

然而，梦的后半段画面陡然一转，霎时间狼烟四起，烽火漫漫。

天宫陷入火海，梦中的上仙被叛军阻击，殒命沧渊。而殒命的神女固执地认为天宫中的他不能失去自己，为了他的安危，她必须赶回天宫去保护他，遂与路过的鬼界之人做了交易，她付出巨大代价，才换回了三日性命。当她赶回天宫时，迎接她的却是男子无情的长剑，一剑直刺她的心窝。

梦到这里便结束了。

她再未梦到过后续。

窗外陆陆续续有了动静，其他师姐妹都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准备去早修了。

瑶音尚有些怔忡。

她从懂事起便做着这个梦，这些年她翻遍了清静天的藏书阁里的史书，却找不到关于梦中那场战役的记载。

而关于昊月的帝位，史书只记载了“顺承天命”四个字。昊月究竟当了多少年天君，没有仙人能说得清，就连比昊月年长许多的青帝也记不清了，而宸辉历是昊月三千年前才换上的。

瑶音转念一想，又觉得梦中的男子不一定就是昊月。三界众仙都知道，天君昊月有一头银发，亮晶晶的，十分好看，哪里是梦中人的长发那般漆黑如缎？

可是这三十三重天除了昊月，又有谁能站在株晟宫的主殿上睥睨天下？

瑶音总是做着这样的梦，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她每次梦醒总会被惊出一身冷汗，思绪半天也缓不过来。这个梦已经纠缠她几十年了，莫非这就是她未来的结局？

可现实分明告诉她，这是一个梦。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仙，在三十三重天的最底层过着平淡且安逸的生活。

但这个不断重复的梦到底让她有所警觉。从此之后，她打心底不再期盼和昊月有任何交集，爱慕昊月的心思便荡然无存。而今偶尔看到昊月的画像，她只觉得在他温柔的笑颜下藏着一颗狠毒的心，就像是地狱里的画皮鬼，连笑容都是画上去的一般。

瑶音哂笑，这想法要是说出来，自己只怕会被昊月的倾慕者剥皮拆骨！

都说成功的秘诀是一分天赋加九分努力，可当瑶音发现师父的教诲自己一点就通，任何法术一学就会后，她想不出自己有任何理由需要上进。

瑶音梳洗完毕，穿上常年不变的灰色长衫之后便走出门去。

此时雪已经停了，天放晴，和煦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有了几分暖意。

她不紧不慢地赶到大殿，发现人都到齐了，就差她了。

离笙仙人一见到她便收敛笑颜，板起脸道：“瑶音，怎么又是你迟到？”

瞬间，大殿上几十双眼睛便齐刷刷地看向她。

“嘿嘿，师父早啊。”瑶音挠挠头，讨好地笑笑。

“跪下！”离笙仙人怒喝一声。

瑶音像是早就预料到了，“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双膝重重地磕在地上，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离笙仙人眉头一皱，似是有些心疼。

瑶音见了，竟没心没肺地笑问：“师父您这是怎么了？今日未免太严肃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离笙仙人见她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更是火冒三丈，“我平常教你的功课都学到哪儿去了？这次仙官考试你写的是什么？你不想活，也别连累我和离笙仙府的三百名仙子啊！”

她说着，将一沓试卷扔在瑶音面前，只见试卷上写着四个大字：无耻昊月。

满殿的仙子看了都心惊肉跳。

无疑，这四个字让瑶音“出名”了，她这个小小的仙果娃娃的名号很快便传遍了三天。

幸亏离笙仙人提早收到风声，立刻将试卷收了回来，此事若传到上三天，整个离笙仙府的仙子都将吃不了兜着走。

大殿上，大伙争相传阅瑶音的试卷后，一致认为她的脑子铁定是烧坏了，平日功课不

济便罢了，竟然还尽想些下作招数妄想在仙官考试中博人眼球。她这么做分明是知道自己不学无术，不能通过仙官考试，便破罐子破摔了。

大伙看瑶音的眼神中都充满了鄙夷，瑶音却毫不在意，脸上始终带着甜甜的笑。

离笙仙人叹气道：“要不是我同衡水仙人交好，求他将这份试卷扣留，你现在还有命站在这里笑？只怕我离笙仙府的三百名仙子都得为你陪葬。”

顿时，大殿上咒骂声此起彼伏，唯独碧水很冷静，继续看自己的书。

“师父，我是真不想当仙官，您一直让我考试，我都快考糊涂了！”

离笙仙人闻言，脸色稍稍有所缓和。

瑶音见状，连忙撒娇道：“我和师父在一起才最开心。我不要去六欲天去，我要陪着师父一辈子！”

“唉！为师就是太宠你，才将你娇纵成这般模样。”离笙仙人拿瑶音没办法，瑶音只要摆出那副天真无辜的模样，离笙仙人便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离笙仙人很清楚，从瑶音落在自己头上的那一刻起，她就认栽了。

瑶音美得令人惊异的双眸清透明亮，只那一眼，离笙仙人便知瑶音不是池中物。

一晃百年过去了，瑶音却一点长进都没有，甚至仙法和诗书越学越退步。难道自己真的看走了眼？不可能啊……

离笙仙人还记得，儿时的瑶音聪明伶俐，曾获得“神童”之称，没道理一夜之间变得蠢钝不堪。唯一的解释是她本性懒散，只愿一生无为。

她当然不会让瑶音称心如意。

年轻人不懂事，没见过大世面，不懂当上仙的好。若是以后同门师姐妹各个都飞升上仙，而瑶音像自己这般，空有满腹才华却含冤落入清净天，终日郁郁不快，瑶音难保不会怪自己一辈子。

她必须将瑶音引入正途。

“不是为师不留你，而是将你留在这清净天委实埋没了你的天赋，而且，以你这懒散、随意的性子，留你在身边是害了你。三日后有一次补考，你必须去，若还是这般玩笑对待，我离笙仙府再容不得你。”

“师父……”瑶音顿感头大。

“没得谈，是补考还是走，你自己选。”她觑着老脸，说尽好话，才让衡水仙人答应再给瑶音一次机会，这次绝对不能让瑶音蒙混过关。

离笙仙人不再看瑶音哀求的眼神，拂袖离去。

其他师姐妹看瑶音的眼神有同情，也有羡慕，但更多的是气愤。

凭什么她犯了如此大错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得到了补考的机会？

瑶音全然不在乎周围如刀子般锐利的目光，她不哭也不闹，静静地在大殿上跪了一整天。

三日后。

瑶音睁开眼便是黄昏了，她任由自己睡到此时，起床后也不紧不慢地穿衣洗漱，待收拾好为数不多的行李之后便打算去向师父辞行。

她下定决心，宁愿被逐出师门，也不要到六欲天去。

可是，瑶音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自己的仙印。仙印是仙人的身份牌，是无论去哪里都需随身携带的重要物件，若仙印丢了，那她在仙界便是黑户了。

就在瑶音懊恼之际，碧水一脸疲惫地走进来，顺手抛给她一块半透明的灰色石头。

正是她的仙印。

“看在你叫了我几年师姐的分上，我帮你这个大忙，顺便测试了一下自己的能力……”碧水高傲地道，“不必谢我，我只是以后不想再见到你。同你住在一起，我的修为都被你拉低了。”

瑶音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碧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待她见到眉开眼笑的师父后，她在心里默默“感谢”了碧水全家。

原来，碧水自作主张代替瑶音参加了仙官考试，一不小心夺得了榜首。

瑶音欲哭无泪，决定将每日的早修改成骂碧水。

离笙仙府出了个状元，此事轰动了整个清静天。离笙仙人心情大好，便将珍藏已久的雪玉魂赠予了瑶音。雪玉魂是玉蟾的精魄所化，吃了便可法力大增。

瑶音感动得直流泪，她收好雪玉魂之后，离笙仙人又拉着她谆谆教诲了一整夜。

第二日清晨，天刚刚亮，离笙仙人便将她送到了六欲天，衡水仙人已经恭候多时。

“上仙你好，我是瑶音。”瑶音站在六欲天门前，看着眼前严肃的衡水仙人，良久才想出这么一句话，打破了二人之间的沉默。

衡水仙人打量着她，疑惑地道：“你就是写了《清静赋》的瑶音？”

瑶音干笑：“我是在试卷上写下‘无耻昊月’这四个字的瑶音。”

“名不虚传，久仰。”衡水仙人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

“呵呵！没想到上仙也会说冷笑话。”瑶音继续干笑。

衡水仙人白了她一眼，便不再说话。

瑶音被他强大的气场吓到，乖乖地跟在他身后，一路未再说话。

二人先后迈过天门，瑶音表面虽淡定，内心却忐忑不安。

一入六欲天，从此天深似海。

想到这，她便偷偷在心里又将碧水骂了一百遍。

三十三重天，离恨天最高。

十八重地狱，忘川水最苦。

清静天是离凡间最近的地方，却不是最乱的。清静天内大多是苦修得道的散仙，他们飞升之后道法不足，没有资格去六欲天，故只能留在清静天埋头苦修，而鬼界和妖界的大人物不屑来清静天游乐，故此仙风淳朴。

而六欲天就完全不同了。六欲天的主神名唤翊圣。翊圣神君是为数不多的上古神君之一，不爱管事，也不太给天君昊月面子，从来不参加朝会，也不和其他仙家有过多交集，用他的话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翊圣神君淡泊名利，却偏偏闻名三十三重天。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一向主张随心而治，却让六欲天发展成了仙界最繁荣的区域，成为三十三重天里最开放的一重天。

这里没有仙界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修为高深的妖魔鬼怪都喜欢偷偷跑到六欲天玩乐。当然，能进到六欲天的，法术都极为精妙。六欲天属于仙界管治较松的区域，可谓文化开放，鱼龙混杂。入夜后，大大小小的酒肆开始营业，通宵达旦，不少仙家在此流连忘返。

这里是最像凡间的地方。与凡间不同的是，在这里，仙人比比皆是。到酒肆喝个酒，随随便便就可能遇到仙人。天明之后，街边的某个醉汉很有可能是某个官居要职的上神，其酒醒后再飞到上界参加朝会。当然，前提是不能让天君昊月看见其仪容不整的样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说起天君昊月，他的唯一一条花边趣闻也与六欲天有关。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身穿白色长衫的仙君经常跑去翊圣神君府旁的酒肆饮酒，几乎每次都是一人独酌一整夜。后来那仙君看上了酒肆的卖酒仙子，却不敢向美人表露心迹。

终有一日，恰是黎明时分。

白衣仙君有了几分醉意，调戏了卖酒仙子。二人推搡间，卖酒仙子不小心扯落了仙君的斗篷，银色的长发瞬间垂落。

卖酒仙子惊呆了，酒肆中的酒客也都惊呆了。

朝阳照在仙君的身上，当时在场的仙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称颂天君昊月的八个字：绝代风华，神乎其神。

在三十三重天，银发是天君的专属，只有昊月有一头银色长发。

一般而言，年岁高的仙君的头发会变成白色，如太白上神，但他通常会用法术将之掩盖。而银发是荣耀的象征，更是力量的象征，天君昊月从不掩盖自己的银发。这么多年，也再没听说有哪位仙君能长出银发。

就在卖酒仙子呆愣的工夫，天君昊月凭空消失了。他的法术之精妙，令人咂舌，若不是酒肆中还有其他仙人也见到了天君昊月，卖酒仙子一定会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从那之后，便再没有人见过那个在月下独酌的身影。

据说，天君昊月身边几个亲近的下属问过此事，当时，天君昊月对他们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而后他们便被关了三个月的禁闭，从此，再没有人敢在天君昊月面前提及此事。

但这从侧面证明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天君昊月曾流连六欲天的消息传出去后，六欲天变得更加繁华了。

六欲天不仅是众仙散心的天堂，更承载了大部分永远不可能飞升的散仙的希望。

瑶音作为女状元，又因有衡水仙人“关照”，被分配到一桩好差事——担任翊圣神君府后花园中枯井里的一窝巴蛇蛋的孵化员。

瑶音当场崩溃，从小听离笙仙人渲染的美好上界顿时土崩瓦解。她前一刻还是状元，下一刻就要当“娘”了，还是一窝蛇宝宝的“娘”。

后来她了解到，翊圣神君府扫地的仙人竟然是下界的武状元，而其他仆从随便一个都是清静天里大神一般的存在，她的心里瞬间平衡了。翊圣神君府人才济济，令瑶音惊叹不已。只是，她委实想不通，这些佼佼者挤破了脑袋跑到这六欲天来做杂役意义在哪？在下界多潇洒、多自在啊！

现实很快便告诉了她这个问题的答案。

四十九日后，一窝小巴蛇终于破壳而出，这些小家伙一出来便张大了嘴，都是一副嗷嗷待哺的模样。瑶音当即去后院取牛奶，不过片刻工夫，她回来的时候恰好看见六条小巴蛇化作青烟，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说人外有人，仙外有仙，但一窝刚出生的小巴蛇都能从她这个状元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她实在有些丢脸。不，简直丢脸至极。

这么多年来，瑶音第一次反思，她觉得不该任自己的仙法继续荒废下去，还是该好好修炼。

要知道，这窝小巴蛇可是翊圣神君的二舅妈花大价钱从西南大荒的云游商人那儿买来

送给神君作为新婚贺礼的。据说，食之可生肌强心，甚至有救活死人的功效，实属有价无市的宝贝。

翊圣神君府的掌事仙官元曜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头，看上去年岁不小。

他一听瑶音说此事便连连摇头，直叹一代不如一代，末了“温和”地嘱咐她：“找不到小巴蛇就别回来了，自个儿去跳诛仙台吧。”

瑶音被吓得不轻，立刻起身准备去寻小巴蛇。

巴蛇性子顽劣，天性喜水，只要感觉到水的存在，便会想尽办法去找水。

六欲天处于三十三重天的中心地带，四海八荒的水路皆汇聚于此。但是，碧海沧渊九曲十八弯，离这里最近的淮水也足有两天路程。

瑶音不敢耽误，当下便收拾了行装，做好寻小巴蛇的准备，以期赶在下月初翊圣神君大婚之前将它们带回来。

云都乃六欲天的边陲小城，云都之外的区域便是六欲天和夜摩天接壤的地界，一座流云编织而成的桥横跨天河，是两天之间的陆路。六欲天与夜摩天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所以云都之外的区域便成了三不管的地界。

入夜后，法术高深的妖魔鬼怪经常出没于此。对妖魔鬼怪来说，没有比仙人更好的滋补佳品了。

瑶音连夜赶路，一路御剑而行，还要时刻担心遇到法术高深的妖魔鬼怪，心力交瘁，仙法也即将耗尽。

瑶音盘算了一下，对于喜水的巴蛇来说，淮水的水最为滋润，而淮水的起源地在云都的西南云岭之上。小巴蛇去了淮水的起源地之后，一旦定居便几乎不会挪窝，所以，她不必急于这一时。

想到这，瑶音决定先在云都稍作停留后再出发。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天空中布满了晚霞，成百上千只乌鸦不知被什么惊扰，纷纷拍打着翅膀鸣叫着，那景象好生骇人。

一路行来，路旁的灌木丛上布满了霜露，里头不时传出虫鸣声，渐渐地，夜空中繁星密布。

瑶音定睛一看，突然发现，与紫微星对应的帝星微微泛红，且黯淡无光。

莫不是天家有劫？

瑶音心中一紧，发现自己只要想到那个有着一头银发的天君昊月，心里就烦躁。他过得好，她看不惯，可他若出了事她又莫名担心，总之只要想起他，她的心里就如同有千百